

“连…都…”结构焦点的研究

刘宇萌 伍雅清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在汉语中做焦点敏感算子的词语绝大部分是副词, 并且在语序上有一定的浮动性。我们把充当焦点敏感算子的副词称作焦点副词。本文主要考察“连…都…”结构中的焦点的情况、焦点的来源。一是以这一结构作为一个整体, 从总的角度来说明“连…都…”的焦点情况。二是单独对“连”的焦点标记功能和“都”作为焦点敏感算子进行研究。

关键词: “连…都…”; 焦点; 焦点敏感算子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一. 介绍

徐烈炯(2002)指出,“焦点是音系学, 句法学, 语义学, 话语分析等语言学各个学科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也是形式语言学, 功能语言学等语言学各个学派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语言学中得到如此广泛课题的不多。”不同学科和学派在各自理论框架下对焦点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 语言学界最常见的说法是:

- 一、以信息状态为标准, 信息状态分为已知信息和新信息, 最早提出焦点概念就是 Halliday (1967) 以新信息为标准界定的, 即“焦点往往是述位的一部分, 是信息单元中的新信息,”之后新布拉格学派所谓焦点是“不受语境约束的成分”, Jackendoff(1972)所谓焦点是“说话人假定句子中听话人不与之共享的信息”, 也都是把焦点与新信息联系在一起。这种界定有两个问题, 首先需要解释什么是新信息, 什么是已知信息。其次, 新信息和句子焦点并不对应, 焦点可以是已经出现过的信息。
- 二、语调重音标准, 焦点可以通过语音, 句法等不同手段来表现, 对于以语音手段表现焦点的语言, 可以以语调重音为标准界定焦点概念, 焦点在韵律上以一种凸显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果某个词被重读, 那个就是这个词或词组就是焦点, 通过语调重音定义焦点在功能学派和形式学派之间是共通的。Halliday(1967:204)指出“语调重音最显著的位置”就是焦点, Chomsky(2010:205)在讨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与句子语义解释的关系时, 也指出焦点是包含语调中心的词组。尽管 Jackendoff(1972:237)提出“包含语调中心是词组成为焦点的必要的非充要条件, 认为“如果某词组成为句子的焦点, 那么句子的主重音是要由常规重音指派规则指派到该词组的音段上”, 但其确定的“焦点指派原则”

(Focus assignment) 中“假定焦点是一种可以与表层结构中的任何节点相关联的句法标记 F”，这里“表层结构中的任何节点”必须是表层结构包含有语调中心的句子成分。

三、句法位置标准，形式学派从句法结构出发通过确定句法位置来界定焦点，以 Cinque(1993:246-247)关于重音指派的零假设理论(Null Theory)为代表，“调核重音落在一个语言中递归的分支方向上内嵌最深的成分上，即对于像英语这样的中心语居先的语言来说，是落在最右边的成分上”(袁毓林 2003: 331)，进而认为英语中常规焦点的位置就是递归方向内嵌最深的位置；徐烈炯(2001:4)认为受算子约束的焦点是“其右侧的邻接成分，或者内嵌最深的成分或其任何投射”(见袁毓林 2003: 332)，并进一步指出“常规焦点的默认位置是递归方向内嵌最深的位置，汉语作为典型的 V0 型语言，内嵌方向意味着这一位置就是句末位置”(徐烈炯 2005:280, 298)。徐杰&李英哲(1993)指出，“同句子中心成分比较，句子的修饰成分比较容易成为焦点成分，”刘丹青&徐烈炯(1998: 246, 247)进一步说，“句末的位置通常是自然焦点，但句末往前多少是自然焦点的范围，不够清楚，”“句末以外的成分也有信息强度的差别，相对强的成分也有自然焦点的性质。

二. 焦点的分类

焦点的分类由于语法学家们的认识角度和研究兴趣的差异而存在不同，有时会出现交叉和重叠。我们根据前人的叙述概括出焦点主要分为：语义焦点(semantic focus)，对比焦点(constrastive focus)，话题焦点(topic focus)三种。

对比焦点是历来语言学家最关注的一类，Rochemont(1986)，Gundel(1999)，徐烈炯(2002)等都对这类焦点进行过论述，不过他们的认识角度并不同。Rochemont 认为具有介引性和对比性的焦点是对比焦点；Gundel 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的，他认为对比焦点是说话人出于以下几个原因而特意强调的句子中的某个部分：一是说话人觉得听话人的注意力可能不在某个事物上，二是话题的转换，三是某个成分与别的成分处在显形或隐性的对比之中。即对比焦点主要是为了对比和强调。对比焦点和语义焦点的区别就是对比焦点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条件。徐烈炯的对比焦点与语义焦点的区别就是对比焦点是指同时具有[+突出][+对比]两种特征小句中最被突出的信息，他总是借助语言中的一些特定手段来表示。加重音(即对比重音(contrastive stress))的方法。其例句如下：

1) a. 老王上午借给老李一笔钱。

b. 老王上午借给老李一笔钱。

(a)“老王”带重音，是对比焦点所在，跟其他人或听说者明白的某个人构成对比，强调借

出钱的是老王而不是其他人。(b)讲述同一事但对比焦点是“老李”，强调借钱的收益者是老李不是别人。

话题焦点是由徐烈炯(2001)提出的，是指具有对比性没有突出性的话题(contrastive topic)，其例句如下：

2) c. 老张烈性酒不喝。

他认为这里的“烈性酒”虽然具有对比性，但不具有穷尽性(exhaustive)和排他性(exclusive)，这一点是他区分话题焦点和单纯的对比焦点的依据。徐还明确指出“连”是一个前置地话题焦点的标记。但是“连”所带的成分同时具有话题性和焦点性，但认为焦点性是由于受后面的焦点算子‘都，也’约束而形成的，并且，从各种类型的焦点普遍具有程度不同的对比性这一点上，主张暂时取消话题焦点这一类型。

三.“连”的焦点标记功能

学术界对“连”的性质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介词说(张志公，1956；胡欲树，1962；吕叔湘，1980)；助词说(尹缉熙，1982)。认为连是一种特殊的助词，是帮助加强语气的。连词说(廖斯吉，1987)；准量词说(quasi-quantificateur)(白梅丽，1981)；关联副词说。自从张波江，方梅(1995)提出“连”作为焦点标记。方梅认为“连……都”句是一个主题句，主题句里的对比项一般是话题成分，“连”后的成分就是一个对比性话题，用于表现极性对比，“连”用于标示的极性对比话题。方梅(1996)根据焦点标记词的确切标准认定了“连”作为焦点标记词的身份，准确认识了“连”的性质，但是“连”作为焦点标记词标示的却是对比性话题，“连”后成分的性质仍然处于“焦点”或“话题”的模糊之中。袁毓林(2006：22)通过三方面论证，首先他指出“连”跟焦点标记词“是”相类似在句法上可以被删除，但不能证明它所引导的成分不是焦点，因为“连”后成分可以在句子其他地方被称代化的说法很可疑，然后进一步明确，“连”后成分受焦点算子“都，也”约束的语义焦点，在“连”字句中，“都/也”通过约束焦点成分，使其跟焦点域中的其他成分进行对比，从而表示一种反预期的句式意义，即在一个由具有某种属性的元素组成的集合中，存在着一个子集，跟说话人的预期相反。关于“连”后成分的话题性特征，袁毓林(2006：17)指出，关于“连”后成分是话题的论证是不充分的，虽然“连”后成分跟后面谓语性成分具有陈述关系，这种陈述关系从语用上看，可以归入话题-说明关系，但是“连”字句比话题句受到更多语义限制，因为“连”字句有特别的反预期的句式意义：不能否认“连”后成分在语用上具有话题的性质，只是不应该夸大它的话题性质，因为这种话题性质来源于他跟谓语成分之间的陈述关系，“连”后成分不是典型话题。

四. 焦点敏感算子“都”的研究

真值条件语义学在研究焦点时,提出了焦点敏感算子的概念。焦点敏感算子是焦点三分结构中由焦点,焦点敏感算子和预设三部分组成。焦点敏感算子是与焦点关联,影响句子真值条件和语义解释的成分。与焦点敏感算子关联的成分称为句子的语义焦点。徐烈炯(2001)认为汉语中的焦点敏感算子有“只,总是,通常,不,都,也等”;徐同时认为与焦点敏感算子关联的语义焦点必须在它的辖域内;徐还指出作为焦点敏感算子在语序方面有比较大的灵活性,由于算子语序位置不同,全句的语义焦点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句子的语义真值,这是算子的浮动性。

3) 只小王去了上海

4) 小王只去了上海。

很显然这两个句子由于算子的位置不同,焦点成分不同,真值条件也不同。

戴幸(2007)分析指出:当焦点标记和焦点敏感算子同时出现的时候,焦点标记对焦点敏感算子进行约束,从而使焦点敏感算子指向某个成分,这样由算子语义指向模糊性就消除了。我们把这种焦点标记对焦点敏感算子的影响称为制约作用。

“都”作为焦点敏感算子,他和其他的焦点敏感算子一样具有浮动性和指向不定性。

5) 他们都不是外国人。

6) 他们不都是外国人。

5), 6) 两句算子“都”的位置不同,两句的语义真值条件也不同。假设他们之中没有人是外国人,那么在这两句中 5) 为真, 6) 为假;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是外国人,则 6) 为真, 5) 为假。“都”的指向不定性举例如下:

7) 这次事情我们都知道。

“都”可以指向“这次事件”,也可以指向“我们”,不过真值条件不同。若指向“这次事件”,意思是这次事件有很多小的事件,我们都知道。若指向“我们”,意思是对于这次事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

我们知道焦点敏感算子存在一个语义指向范围,其语义指向核心便是焦点。而据王红(2000),“都”的强调焦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特征,即这个焦点通常处于一个层级的顶层上,这个层级指的是:某些人或事物,事情可以用某一共同的标准去衡量而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按这种程度上的差异把他们由高到低排列起来就构成了层级。这个层级或存于客观事实中或主观意识中,这是我们确定“都”的语义指向核心的根据。如:

8) 他气得都疯了。

上述例句中“气得都疯了”在“气得都哭了”，“气得不说话了”等形成了层级，而“气得都疯了”处在这个层级的最顶端，是“都”的语义指向核心，即焦点所在，这个焦点在口语中用重读的形式表现出来。

五.“连…都…”结构中的焦点情况

我们按照连后成分的不同分别从其为 NP, VP, PP 进行分析，“连”后为 NP 的情况：

11) 人家连门儿都没让进来。

例 11) 的自然语句的推理形式为：“人家连门儿都没让进，更不用说跟某某人见面/谈话了”，所以焦点是“门儿没让进”这一述谓结构，我们根据文意可补出其潜在的对比项“跟某某人见面/谈话”。

“连”后面为 VP 的情况：

12) (老老实实在地站在那儿)，连动都不敢动了。

例 12) 可以归纳为“连 V 都不 VP”式。这是连字句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句法形式。根据张旺熹 (2005)，例 12) “连动都不敢动了”通过否定“动”的意念来否定“动”的实际行动，从而进一步否定“跑”的可能，所以其自然语句的推理形式为：“连动都不敢动了，更不用说跑了”。这些句子的焦点是“连”后 V，分别是“动”、“坐”、“哭”，“都”，也分别前指向这些动词。

“连”后为介词短语

13) 他的软弱与耻辱是连对妻子都拿不出来的呀！

重音落在“连”后“都”前的“对妻子”上，“都”前指向这一成分，这个介词短语是焦点。

在“连…都…”句中，在“都”的语义指向对象可以为以下三种情况，意思确定地前指向“连”后“都”前的某一成分。如：

14) 事情做都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二是虽然“都”前指向“连”后的成分，但是却不能确定指向那一部分，必须借助语境或重音才可确定。

15) 连中文报纸都买不到。

三是“都”并不是简单地前指向“连”后成分，而是指向由了“连”后“都”前一部分和“都”后成分的整个述谓结构，是以整个事件作为焦点。

16) 人家连门儿都没让进。

“连”是焦点标记，焦点标记的作用是能够确定焦点，而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只有

结论一符合。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结论二中“连”好像并不能完全确定焦点所在,需要在其他焦点标记手段协助下才可以,但我们可以确定焦点一定在“连”后“都”前,即“连”后成分一定是焦点;至于结论三,我们也可以确定的是焦点成分一定是在“连”后,并且制约“都”指向这些焦点成分,我们觉得这正是“连”作为焦点标记的特别之处。所以我们说焦点标记“连”制约焦点敏感算子“都”并使“都”指向焦点成分。

参考文献

- [1] Cinque G.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J]. *Linguistic Inquiry*, 1993, 24(2): 239-298.
- [2] Chomsky N. Deep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M]. *Studies in General [3]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2010:183-216.
- [4] Gundel J K. Cognitive Status and the Form of Referring Expressions in Discourse[J]. *Language*, 1993, 69(2):274-307.
- [5] Halliday M A K.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2) [J]. *Linguistics*, 1967, 3(2):37-81.
- [6] Jackendoff, Ray,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ve grammar[M].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72.
- [7] 白梅丽, 罗慎仪. 汉语普通话中的“连……也/都”[J]. *当代语言学*, 1981(3):50-55.
- [8] 蔡维天. 谈“只”与“连”的形式语义[J]. *中国语文*, 2004(2):99-111.
- [9] 戴幸. 焦点副词语义功能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10] 方梅. 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J]. *中国语文*, 1995(4):279-288.
- [1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商务印书馆, 1980.
- [12] 刘丹青, 徐烈炯. 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J]. *中国语文*, 1998(4):243-252.
- [13] 王红. 对副词“都”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D]. 暨南大学, 2000.
- [14] 徐杰, 李英哲. 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J]. *中国语文*, 1993, 2: 81-92.
- [15] 徐烈炯. 焦点的不同概念及其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J]. *现代中国语研究*, 2001, 3(1): 6.
- [16] 徐烈炯. 汉语是话语概念结构化语言吗?[J]. *中国语文*, 2002(5):21-31.
- [17] 徐烈炯. 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18] 尹缉熙. 介词“连”小议[J]. *汉语学习*, 1982(1):32-33.
- [19] 袁毓林. 句子的焦点结构及其对语义解释的影响[J]. *当代语言学*, 2003, 5(4):323-338.
- [20] 袁毓林. 试析“连”字句的信息结构特点[J]. *语言科学*, 2006, 5(2):14-28.
- [21] 张旺熹. 连字句的序位框架及其对条件成分的映现[J]. *汉语学习*, 2005(2):3-14.

The Studies of Focus in Structure of Lian...Dou...

Liu Yumeng, Wu Yaq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The vast majority of focus-sensitive operators in Chinese are adverbs, and there are some floating in word order. We take these focus-sensitive operators as the focusing adverbs. This thesis mainly examines the source of the structure *lian... dou...*, firstly it studies stress and semantic direction of the *lian...dou...* structure; secondly, it studies the function of *lian* as a focal mark and *dou* as a focus-sensitive operator.

Keywords: *lian...dou...*; focus; focus-sensitive operator